

韩少功作品典藏

日夜书

韩少功 著 何立伟 绘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韩少功

韩少功作品典藏

日夜书

韩少功 著 何立伟 绘

Han Shaogong Zuopin Diancang

Riye Shu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夜书/韩少功著;何立伟绘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5.5

(韩少功作品典藏)

ISBN 978-7-5396-5384-6

I. ①日… II. ①韩… ②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75197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出版策划:朱寒冬 刘景琳

责任编辑:朱寒冬 刘冬梅

装帧设计:丁 明

责任校对:吴世兴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 65859551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2.125 字数:320 千字

版次: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2.00 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自序

唐代韩愈在《答李翊书》中曾指出写作的两个目标：一是“立言”，二是“胜于人”。在他看来，前一目标比后一目标更重要。

这种区别当然只会是相对而言。

我这里想补上第三个目标，或者说第三种状态：不得不写。这指的是五味杂陈的感受郁积于怀，不吐不快，非说出来不可。这样的写作不一定能争胜，更不一定能立言，甚至一开始就不过是自说自话，私事公办，不大考虑市场需求和公共评价，只求对自己做一个交代。换句话说，这种文字更像是写给自己的，差不多弃权于成功与卓越，只是作者本人必要的释放和解脱。

《日夜书》和《山南水北》大概就是这一类作品。这两部书追踪自己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包括各种隐秘的焦虑、惊讶、忧伤、喜悦、屈辱、感怀，虽也有假托和虚构混迹其中，亲历性的现场记忆却是主要叙事动力。岁月流逝，数十年一晃就过去了。弹指之际，千年变局。天地之间，唯心是归。当熠熠闪光的那么多人和物正变得模糊，相伴相守的日子渐次凋零，受惠者的一眼回望岂是多余？当真理多元化几成新常态，一个文本消费的时代里众声喧沸，那么多一点针对自己的检索和诘难，是否比提高声调拉开架势征服他人更为迫切？就这样，放下技法，放下风格，放下创新野心，放下禁

忌掐算和风险规避，一切从内心开始，便成了一件轻松的事。

或者说，文学在很多时候本该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就像呼吸，就像漫步和入梦，无须太多高难动作的拼比。

承蒙友人不弃——感谢刘景琳先生策划，何立伟先生配画，安徽文艺出版社继《马桥词典》等四卷之后再次诚邀合作，使这一套配图精装丛书逐渐成形。借此机会，《山南水北》在2006年作家出版社初版的基础上略有修补，《日夜书》在201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的基础上略有增删，以求页面更干净一点。特予说明。



2015年1月于海口

目 录

- 01 远方 / 1
- 02 赌徒 / 7
- 03 公用鳖 / 15
- 04 亚利玛 / 24
- 05 更高的东西 / 34
- 06 妖精们 / 42
- 07 小军帽 / 49
- 08 美声歌剧 / 56
- 09 抹尸 / 63
- 10 日新月异之志 / 73
- 11 都是天价 / 80
- 12 懂懂 / 87
- 13 国际歌 / 96
- 14 影子人物 / 104
- 15 告密信 / 111
- 16 三卦全凶 / 117
- 17 永远的空框 / 126
- 18 政治犯 / 129
- 19 寂静山谷 / 137

- 20 初夜 / 146
- 21 红月亮 / 153
- 22 酒鬼 / 157
- 23 两根指头 / 167
- 24 小人们 / 173
- 25 大是大非 / 182
- 26 遗言 / 189
- 27 女权教授 / 194
- 28 万水千山总是情 / 198
- 29 陆大宝贝 / 211
- 30 孩子五彩梦 / 220
- 31 出局 / 227
- 32 团圆家宴 / 234
- 33 纪念衫 / 242
- 34 漫长的失眠症 / 250
- 35 白马湖 / 253
- 36 毛主席万岁 / 256
- 37 扯谎歌 / 266
- 38 欠下一个笑 / 273
- 39 高高大山的那边 / 280
- 40 老照片 / 285
- 41 臭疤子 / 293
- 42 江湖之王 / 299

- 43 身体之谜 / 304
- 44 姐夫 / 331
- 45 二流子的隐私 / 341
- 46 高墙下 / 348
- 47 你找不到 / 357
- 48 种太阳 / 366
- 49 天堂 / 367

附录 几个五〇后的中国故事

——关于《日夜书》的对话 / 369

01 远 方

那一天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。我去学校查看升学名单的公告,然后在双杠上闲坐了一会儿,准备回家做煤球。我知道,政策规定不满十六周岁的可继续升学,父母身边也可留下一名子女,我是两条都合得上,不必下乡当知青,被不少同学羡慕。

我似乎还能继续坐双杠,投射纸飞机,在上学的路上盘带小石块,去学校后门外的小店里吃米粉,把酸辣汤喝得一如既往。

下雨了,我一时回不去,便在大楼里闲逛。这时候的学校都成了旅客散尽的站台,一本本没有字迹的白页书。全国大乱结束了,中学生几乎都被赶下乡去。到处空空荡荡,在走廊里咳嗽一声竟然回声四起,让人禁不住心里发毛。白墙上到处是红卫兵的标语残痕。窗户玻璃在武斗的石块和枪弹下所剩无几。楼梯上的一个大窟窿标记出这里曾为战场——不久前的那一次,一个冒失鬼出于派争之恨,觉得自己没骂赢,打架也没占上风,居然把一个手榴弹扔上教学楼。幸亏当时周围没人,只是把几块楼板炸塌了,吓出了楼板下一窝逃命的老鼠。

我推开 202 房,我们不久前的红卫兵司令部,但这里已没有大旗横挑在窗外,没有我熟悉的钢板、蜡纸、油印机、糨糊桶,只剩下几张蒙尘的桌椅,完全是匪军溃逃后的一片狼藉。“为有牺牲多壮

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”——不知是谁临走前在墙上涂抹下这样的笔墨悲壮。忍不住,我又习惯性地走进 208、209、311……门吱吱呀呀地开了,但这些地方更冷清,一张床是空的,另一张床是空的,另一张床还是空的。所有的床都只剩下裸露的床板,用木板结束一切。破窗纸在风中叭叭响。

我踢到了一个空纸盒,呼吸到伙伴们的气息,包括女孩子们身上似香若甜的气息——那些喜欢做鬼脸和发尖声的姐们。

亲爱的,我被你们抛弃了。

我有一种充满了风声和雨声的痛感,于是回家写诗,写下了一些夸张的句子,决定放弃自己的升学。

是那山谷的风,
吹动了我们的红旗;
是那狂暴的雨,
洗刷了我们的帐篷……

这是当时一首流行歌。一代少年对远方的想象,几乎就是由这一类作品逐渐打造成形。远方是什么?远方是手风琴声中飘忽的草原,是油画框中的垦荒者夕阳下归来,是篝火与帐篷的镜头特写,是雕塑般的人体侧影,是慢镜头摇出的地平线,是高位旋转拍摄下的两只白鸥滑飞,是沉默男人斜靠一台拖拉机时的忧伤远望……哦,忧伤,忧伤太好了,太揪心了,男人的忧伤简直就是青铜色的辉煌。

出校门时，雨还在下，仍在忧伤不已的我遇到了郭又军，比我高五届的红卫兵头。像我一样，他有一位工伤卧床的父亲，也有条件和理由不下乡，但他还是去了，这一次是回城来接收和指导另一批同学。他忙得满头大汗，受人之托代购了诸多新毛巾、新面盆、新球鞋，装了满满的两个大网袋，清一色的光鲜亮眼，给我一种出门旅游的气氛。一对新羽毛球拍也挂在他肩头。

“我跟你一起走。”我兴冲冲地报名旅游。

“你在那里有女朋友？”

“没有呵。”

“家里没出事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发什么神经？”

“你们都走了，我一个人太没意思。”

“该升学就升学，别乱来。下乡不是下棋，户口一转就不能悔棋的。”他瞪大眼，“再说办事还得讲究个组织纪律。”

又军似乎不明白，此时的学校过于凄冷和陌生，让人没法待。还能上什么课呢？Long Live Chairman Mao，英语课只会教这一类政治口号，笑死人了。代数课呢，不是算粮食就是算肥料，今天是牛粪一元方程，明天是猪粪二元方程，已经算得教室里粪味弥漫。学生们都惊呼人民公社的畜生也太能拉了。

“我已经向军代表报名了。”我兴奋地告诉军哥。

像后来有些人说的，我就这样自投罗网青春失足，揣上介绍信和户口材料，跟随军哥一同乘火车，再转汽车，再转马车，在路上昏

昏沉沉颠了两天多，在哗哗急退的风景里心潮起伏。我们一路上同县招待所里的厨师吵过架，同另一伙知青下过馆子和看过电影，直到那个傍晚才抵达白马湖——山坡上的两排土平房。

我把一口木箱和一个被包砸在这里，未见欢迎仪式（几天前已经开过了），未见朋友们前来激情地跳跃和拥抱（他们早来十几天，已累得无精打采），更没见到旅游营地的手风琴和篝火，倒是被一钵冷饭堵得胸口冰凉。也许是淘米时太马虎，饭里夹了一些沙粒。更重要的是没有菜，只有盖在饭上的几颗咸黄豆，让我目瞪口呆，东张西望，无法下咽。更严重的情况还在后面。睡觉的土房里油灯如豆，地面高低不平，新泥墙还潮乎乎的透水。木栏窗只蒙了一块塑料布，被风鼓成了风帆状，叭啦叭啦的随风拍打。外面呼呼下大雪，瓦缝里就零星飘入小雪，以至帐顶上挡雪的一块油布不堪其重，半夜里被积雪压垮了，吓得同床的姚大甲跳起来大叫，把同室人都叫起来紧急救灾。

还不到第二天挑湖泥，我就已经后悔不迭了，就明白农村户口是怎么回事了。我其实不是没有奋斗的准备，甚至在日记里写下过豪言壮语，写过“你应该”、“你必须”、“你一定”、“你将要”一类。但挑湖泥算什么？呱呱唧唧的臭泥水算怎么回事？牺牲，也得身姿矫健一点吧，也得顶天立地或排山倒海一点吧？一屁股坐在泥浆里算什么？疑似半身不遂，我以为自己站直了，走稳了，但到头来发现一只脚早已出了套鞋踩在污泥里，踩出了脚趾间泥浆的冒溅，自己还浑然不觉——这算什么？

身子一晃，像被谁重重地推了一把，我四脚朝天倒下去，引来

几个本地农民的哈哈大笑。

“有牛肉吃啰！”

“有牛肉吃啰！”

……

我听不懂这些话。正像他们刚才冲着我说“三个脑袋”，叫喊“补锅的快来”，都不知是什么意思。

我差一点哭了起来。我是最后一个完成定额的，天黑时分还孤零零踉跄于工地，在冷冷的小雨中喊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幸好，路上出现了一个黑点，逐渐变成了一个人影，变成了一个更大的人影，变成了眼镜片和头发上全是泥点的军哥。我没听清他说什么，只注意到他从我肩上接过担子时，一线鼻涕晃悠悠落在我手上。

我已经没有力气说一声谢谢。

多少年后，我差不多忘了白马湖。多少年后，我却从手机里突然接到军哥上吊自杀的消息，顿觉全身发软。当时我正乘坐长途大巴，脑子里轰的一声，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军哥，军哥，是叫郭又军么？就是那个喜欢下棋、喜欢篮球、唱歌时走音跑调的郭长子？两年前的一次聚会上，你还同我下过棋，还嘿嘿嘿地说过笑话，还不由分说地给我加酒和灌酒，扭得我的胳膊很痛……你怎么就这样冷不防捅我胸口一刀，用一个电话把我的全身抽空？不，你还是个有体温有动作的活人，还有中年大把大把的日子，不能这样急匆匆风化而去，在我的身边空去一块。我要掐自己，要揪自己，要抽自己的耳光，要用烟头烧自己的手，千万不能让自己忘记你，就像不让自己在极度疲乏中入睡。对不起，如果我对你的后来的事

知之甚少，差不多相忘于江湖，但我至少应该记住多年前的那一线鼻涕，滑腻腻的，清亮亮的，曾飘落在我的手背——

泪水夺眶而出。

我失声痛哭起来，全然不顾司机和乘客们的惊疑，直到后排座上有人拍拍我的肩，递来两张纸巾。

02 赌徒

当时白马湖茶场有八千多亩旱土，分别划给了四个工区共八个队。在缺少金属机械和柴油的情况下，两头不见天，摸黑出工和摸黑收工是这里的常态。垦荒、耕耘、除草、下肥、收割、排渍、焚烧秸秆等，都靠肢体完成，都意味一个体力透支的过程。烈日当空之际，人们都是烧烤状态，半灼伤状态，汗流滚滚越过眉毛直刺眼球，很快就淹没黑溜溜的全身，在裤脚和衣角那些地方下泄如注，在风吹和日晒之下凝成一层层盐粉，给衣服绘出里三圈外三圈的各种白色图案。

驮一身沉甸甸的盐业收入回家，人们晃晃悠悠，找不到轻重，都像一管挤空了的牙膏皮，肚皮紧贴背脊，喉管里早已伸出手来。男人们吃饭简直不是吃，差不多是搬掉脑袋，把饭菜往里面哗啦一倒，再把脑袋装上，互相看一下，什么也没发生。没把瓦钵和筷子一并倒进肚子里去，就已经是很不错了。

人们的鼻子比狗还灵，空中的任何一丝气味，哪怕是数里路以外顺风飘来的一点猪油花子香，也能嗖嗖嗖地被准确捕获，激发大家的震惊和嫉妒。

当时粮食平均亩产也就三四百斤，将其乘以全县或全省的耕地数就能知道，肯定不够吃，只能计划分配。男人每顿五两，女人

每顿四两,如此定量显然只能填塞肚子的小小角落。如果没有家里的补贴,又找不到芋头、蚕豆一类杂粮,地木耳、马齿苋一类野食,就只能盼望红薯了。场部给每张饭票扣一两米,但红薯管饱。唯一的问题,是红薯生气,于是肠胃运动很多,红薯收获季节里总是屁声四起,类似偷偷摸摸的宣叙调或急急风,不时搅乱大家的表情。一场严肃的政治批判会上,应该如期出现的愤怒或深刻,常被一些弧线音或断续音瓦解成哄堂大笑。有经验的主持人从此明白,在红薯收获季节里不宜聚众(比如开会),不宜激动(比如喊口号),阶级斗争还是少搞点好。

这就不难理解,人们在工地上经常谈到吃。吃的对象、方法、场景、过程、体会一次次进入众人七嘴八舌的记忆总复习。不,应该说在刚吃过饭的一段,比如上午十点以前,肠胃还有所着落和依附,人们还是可以谈一些高雅话题,照顾一下上层建筑,比如知青们背记全世界的国名,背记圆周率或平方表,背记一些电影里的经典台词……来自《列宁在十月》《南征北战》《卖花姑娘》《广阔的地平线》什么的。但到了腹中渐空之时,“看在党国的分上”一类不好笑了,“让列宁同志先走”一类也不好玩了,肠胃开始主宰思维。从北京汤包到陕西泡馍,从广州河粉到北京烤鸭……知青们谈得最多的是以往的味觉经验,包括红卫兵大串联时见识过的各地美食。关于“什么时候最幸福”的心得共识,肯定不是什么大雪天躲在被窝里,不是什么内急时抢到了厕位,而是饿得眼珠子发绿时一口咬个猪肘子。

操!吃了那一口,挨枪毙也值呵。

这一天，我没留意时间已经越过危险的上午十点，仍在吹嘘自己的腹肌。但大甲把我的肚皮仔细审查，决不容许我用四个肉块冒充八个肉块，也不容许肥肉冒充肌肉。

“你也肯定没有一百一。”他说。

“怎么没有？我前几天还称过。”

“你称的时候，肯定喝足了水。”

“还憋了三天屎尿吧？”

旁人开始起哄。赌！赌！一定要赌！……这使我奇怪，体重这事有什么好争的？争赢了如何？没争赢又如何？直到大甲高高兴兴在地上拍出几张饭票，我才恍然大悟：阴谋原来在这里。

关于要不要刮去鞋底的泥块，关于要不要摘下帽子和脱下棉衣，关于要不要撒完尿再上秤……我们争议了好久。争到最无聊时，大甲居然说我头发太多，蓄意欺骗党和人民，因此必须减除毛重半斤。看看，半斤毛重，心思够狠毒吧？总之，在他们花样百出恶意昭昭的联手陷害下，我从秤钩上跳下来，听到他们一阵欢呼，眼睁睁地看着八张饭票被大甲夺走，然后给帮凶们——分发。

这是不是下流无耻，我不想控诉。我只是第二天上工时再下战表：“公用鳖，我们比一比认繁体字。赌十张饭票，一张票三个字。”

“那不行。要比就比俯卧撑。”

“比投篮？标准距离，一人十个球。”

“你想反攻倒算？好，老子同情你，给你这个机会。这样吧，你当大家的面吃一块死人骨头。”他指了指身边一堆白花花的碎片，